

【空气战争·调查】

石家庄污染企业外迁两难：缺乏搬家资金 忧心污染转移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10月22日,环保部公布了今年9月份及第三季度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河北省的七座城市再度入围。

加快污染企业搬迁是河北省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途径,未来5年,石家庄市计划从市区迁出污染企业18家。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钢铁”)等大型企业均被列入搬迁范围。然而,数位外迁企业负责人称:资金短缺成为污染企业搬迁的最大障碍。

政府:5年内 18家污染企业外迁

2012年,石家庄燃煤消费总量达到6100万吨,工业产值排名前十位的钢铁、热电、医药、化工、水泥等行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9.8%,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排放总量的94.6%和98.5%。

污染企业是制造PM2.5的重要元凶,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力军”,为此,石家庄市制定新一轮市区污染企业搬迁计划:2013年底搬迁1家,至2015年底共搬迁9家,至2017年底共搬迁18家。

以石家庄钢铁为例,石家庄钢铁是1957年建设的老厂,当时的石家庄市区非常小,石家庄钢铁位于城市郊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如今的石家庄钢铁已经被圈在了二环以里,处在了城市核心区。

显然,市政府和居住在企业周围的老百姓已经不能再容忍一个钢铁厂屹立在城市中心的现实,因此,石家庄钢铁搬迁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石家庄市市区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方案》,石家庄市制定新一轮市区污染企业搬迁计划,政府继续给予“三年大变样”期间搬迁优惠政策,鼓励、引导污染企业加快搬迁改造。

其中,2013年完成威远生化公司搬迁,2014年到2016年完成12家企业的搬迁(每年4家),2017年完成搬迁企业5家,其中包括华北制药、石家庄钢铁等。

为了保障企业顺利搬迁,石家庄市财政局、土地收储中心或市政府融资平台总共准备20亿元启动资金(不含石家庄钢铁、华北制药和常山集团),以确保企业搬迁资金不断链,石家庄市国土局要确保搬迁



污染企业外迁后,迁入地的空气质量同样令人忧心。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用地指标的及时足额供给。

企业:搬迁过程问题多

数位将要外迁的企业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污染企业的搬迁很难实现,最大的障碍还是资金问题。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未来5年要外迁的企业都有出城的规划方案,但这些方案落到现实中却不那么简单。“如果企业还没搬,钱却用完了,这让我们怎么办?”桥东印染厂一位人士谈起搬迁之路显得很无奈。

其实,早在2009年,河北省就曾提出过:以三年为限,到2012年底,河北省城市空气质量将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当年空气质量好于二级的天数要达到316天;并决定城市中心区重污染企业,要限期完成搬迁改造任务。

该计划还明确了124家企业的

搬迁时限:2009年底前,31家重污染企业完成搬迁或关闭;2009年底前,17家重污染企业完成搬迁或关闭;2010年底前,76家重污染企业完成搬迁或关闭。

“尽管石家庄市政府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但由于搬迁企业逐年增多,财政部门的工作一时难以跟上,有的企业获得了搬迁资金,但是由于没有妥善管理、合理安排,使得资金快速流失,企业负债累累,搬迁工作停滞不前。”石家庄一家化工企业的工作人员称。

同时,不少企业也认为政府补偿政策还不到位。根据对石家庄外迁企业的调查,企业最大的呼声就是希望政府能有多点补偿政策。企业在搬迁过程中有形和无形增加了许多成本。拿上述化工企业来说,企业搬迁时,原有工厂的许多设备无法拆除,只能报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搬迁过程中的停产导致产品市

场丢失;停产期间,企业无效益产出,可是企业员工的工资仍需要照常发放。

隐忧:外迁后的“再污染”

目前,按照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的整体规划,石家庄市区内的百余家对城市环境带来污染、影响城市空气质量和整体面貌的工业企业将全部外迁,这些外迁企业将分别落户于元氏、高邑、赞皇等县的6个工业园区。

而按照这一规划,元氏县境内将再建四个工业园区,分别是城南工业区、万年山工业区、槐河北岸工业区(东区)和槐河北岸工业区(西区)。

据知情人士介绍,那些“退市进郊”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化工、制药等重污染企业。

知情人士说,自从元氏县工业园区建成后,元氏县槐阳镇宋村、大孔村、小孔村、东解村、西解村等10个村庄的3万余村民饮用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公开资料显示,元氏县地处太行山东麓,东部平原盛产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等,是远近闻名的“粮仓棉海”。然而,现在的元氏县槐阳镇,本来一望无际的田野,已被化肥厂、化工厂、制药厂等各种各样的化工企业包围,高高的烟囱矗立其中。

据槐阳镇北苏村村民告知,由于水污染,全村2400亩农田基本绝产。“就算是稍有收成,我们也把打了的麦子拿去换面。”北苏村村民说,不敢吃自己家打的粮食。

在槐阳镇北苏村耕地西侧有个占地130亩的湖泊。“在槐阳污水处理厂建成之前,所有企业包括河北诚信有限公司都将污水排进这个湖泊。”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个湖泊已经存在了20多年,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污水湖。更令村民们忧虑的是,由于没有任何防渗措施,含有多种化工原料的工业污水源源不断地渗入地下,已经严重污染了地下水。

“上述规定中的鼓励性措施,将‘搬迁’也放在其中,是不妥当的,不能让污染源一搬了之。搬迁并不改变污染的实质,有时甚至带来更严重的污染。我们不能鼓励城市的污染企业搬到农村去,发达地区的污染源搬到欠发达地区去。值得鼓励的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减少污染,这是实质性的污染减轻、减少。”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郑功成如是说。

【空气战争·目击】

河北涑水:石灰石之都的污染伤痛

■ 本报记者 鲁扬

涑水县位于保定市西北部,为“环首都经济圈”13个县城之一,距北京市中心不足100公里,北京市内917路公交车直达县城。辖区内野三坡风景区闻名海内外,素有“世外桃源”之称。

但通过实地调查,呈现在《中国企业报》记者眼前的涑水县建材街完全颠覆了这种美好形象——这个因盛产高钙石灰石矿而闻名的地区却深受降尘侵害,与环首都经济圈的定位格格不入。

农作物遭“石化”

9月下旬,记者乘坐当地公交车由南向北行进在建材街上,沿途尘土飞扬,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石灰

味儿。由于空气污染严重,一路车窗紧闭,恰逢秋日中午阳光直射,车内闷热异常。无奈,记者选择中途下车。

一辆辆运载矿石及石灰的大货车从记者身边驶过,卷起滚滚浓烟,伸手不见五指。就在建材街的两边,当地村民种植了大量玉米。记者看到,成熟的玉米秆是深灰色的,最靠街边的玉米秆上没有结出玉米,而能够看到的玉米细小且略显病态。记者掰下一粒玉米品尝,一股石灰味令人作呕。

看到有农民在采摘玉米,记者忙询问这些玉米能否食用。村民回答说:“也吃,但大多卖给饲养场。这里空气不好,地也不肥,玉米长得不好。”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山里都是灰厂,有条件的农民都挖矿建灰厂,所以灰尘大。”而当记者问到对灰尘

污染的看法时,这位村民说:“耕地底下都是石灰矿,地不好,所以都挖矿产灰粉卖钱,村民当然不愿意种地。这都几百年历史了,改变不了。就在这20多年,灰厂越建越多,加上冀东水泥也在这里建厂,大车来回拉货,灰尘太大,家里晒衣服都不敢拿到屋外,政府也不管,就这么看着灰尘到处飞。”

作坊式小厂治理难度大

记者来到街边的一家灰厂。灰厂是作坊式的,没有挂牌,简陋的设备正在运转着。一位工人告诉记者,附近的灰厂有几十家,大多都是农民自己家的,由于市场情况不好,所以都是勉强维持,但总比种地收入要高。

记者在县安监局看到一份处罚文件,文件内容涉及一家名为顺鹏灰

厂的企业,因违法生产被县安监局处以断水、断电的处罚。据县环保局稽查大队正副两位队长介绍,县里的灰厂共有39家,都有合法的生产手续,“没有听说还有叫顺鹏的灰厂”。至于这些灰厂是否进行了环评,上述负责人没有直接回答。

县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她的家就在建材街附近,降尘污染确实很厉害,但治理难度很大。“涑水县的这些灰厂都是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厂,设备落后、管理混乱。”

据县环保局另一位负责人介绍,国家环保部的领导曾两次到涑水视察工作,当时,为了减轻建材街的粉尘,就安排了洒水车来回洒水降尘,“等领导走后,洒水车也就不再去了。”

对于如此多的合法灰厂,在生产中为什么没有安装除尘设备的问题,县环保局的负责人没有直接回答。

【空气战争·政策】

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六省市治污

未完成减排任务省份面临处罚压力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日前公布,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蒙晋鲁六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这成为截至目前政府治理大气最为给力的措施。

据媒体报道,目前资金分配比例已经基本确定,河北省可能分到20亿元左右的资金,天津可能分到6亿元,北京可能分到9亿元左右。记者向环保部核实消息,但负责与财政部对接此项工作的规划财务司未就数额表示确认。

财政部表示,该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按上述地区预期污染物减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浓度下降比例三项因素分配。本年度结束后,中央财政将对上述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再进行奖励资金清算,突出绩效导向作用。

这就意味着未完成减排任务的省份会面临处罚压力。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此前提到全国5年内需投入1.7万亿元的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相比之下,此次的50亿元资金确实很少,主要起到一个导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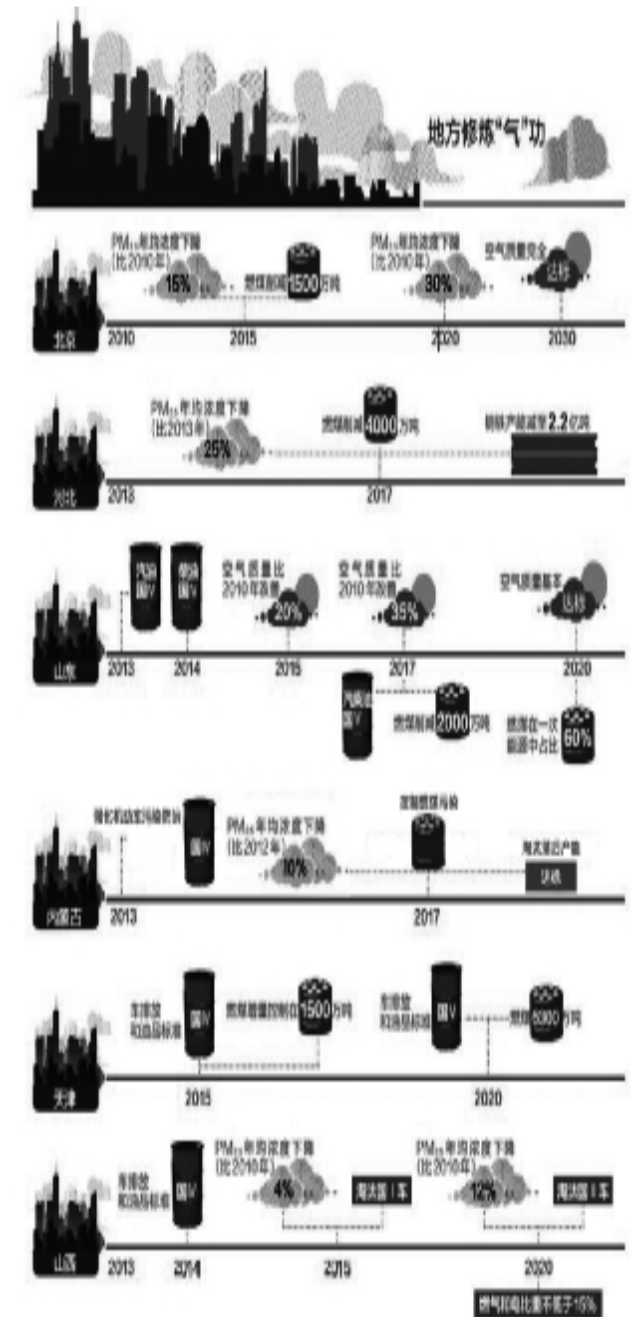
目前,京津冀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北京、天津治理污染的能力强一些,而河北由于经济发展限制,大气污染治理资金需求大一些。但假如河北不治理好,区域污染就难以根治。因此,此次中央财政设立的资金,将引导河北等省的治理思路。

业内普遍认为,这50亿元,首先是一个杠杆,用它去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将钱、人及其它资源配置到大气污染治理的事业上来;其次,它是一笔启动资金,这笔启动资金将为大气污染治理树立数个榜样,造就一批投身环保事业的成功典型,再由它们的示范性,带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指向大气污染治理;第三,它是政府经济决策的参照系,是大气污染治理的“警示灯”,让各级政府算算大气污染的巨大代价。

记者了解到,这笔50亿元的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主要着力点在煤炭行业、交通运输行业、高污染行业,包括淘汰黄标车以及机动车的排放标准和公共交通机动化等方面。分析人士称,未来五年,在各级政府财政投资带动下,包括金融机构信贷及带动的社会投资等,预计投入大气污染防治的总投资额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

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4.6%,超标天数比例为65.4%,其中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2.7%。

此前,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王利博制图